

粉藤

李艺群

初次去婆婆家时，喝了一碗味道很是特别的汤。于是好奇询问：“这是什么汤？”“粉藤汤。”先生指着门前石缝里长出的一簇像是地瓜藤的植物，说：“喏，就是这个。”

我惊讶不已！先生继续介绍说：“把藤条剪下来，除去叶子，剪成一小节一小节，洗去藤上的白粉霜，下锅加水熬煮，等熬煮出味后，捞出藤条，下切好的瘦肉片，煮开后，加盐巴、味精调味，就是粉藤汤了。粉藤可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皮肤痒等。”此时的先生，故意咬文嚼字，俨然一个中医大夫。

认识粉藤后，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房前屋后、石壁石缝、田间地头、荒山野岭，所到之处浩浩荡荡，所向披靡。这么“野”“不起眼”的植物，竟有如此非凡的功效？我认为先生多半是吹嘘的，刻意抬高了粉藤的价值。

近距离关注粉藤是在多年后，因为孩子喜欢喝粉藤汤，先生特意从乡下剪了几节粉藤茎扦插在阳台的花盆里。

扦插的粉藤茎，不几日便在花盆里生根、长出新叶，一副碧绿粉嫩的好模样。一日一日，它勤勉生长。藤蔓一点一点牵出来，叶子一片一片冒出来，藤茎一节一节长成。忽一日，发现藤茎竟然爬上了防盗网。难道粉藤长了脚？又细细观察了几日，终解开谜团——粉藤有两条触须，刚长出来时是娇柔的，直线伸展，触碰到可攀援的实体，便卷曲起来，变得结实而有力，既可直线生长又可攀高向上。夏季是粉藤狂长的季节，一季下来，整个阳台的防盗网上便爬满了翠绿的粉藤。入秋风凉，粉藤停止了疯长，进入了休眠期，偶尔掉落几片黄叶，但整体仍然保持着翠绿。

阳台种上粉藤之后，家里人上火了，喉咙痛了，脸上长痘了，被蚊子叮咬起包了……先生都要到阳台上剪一条粉藤下来煮汤喝。

一日在家拖地，弯着的腰突然直不起来了。这是以前摔倒留下的后遗症。我弓着身子，小心翼翼躺在床上，打电话叫先生回来收拾残局。先生要帮我按摩，说是能让腰快速好起来。我半信半疑，姑且让他一试。他按摩的力道非常大，我疼得嗷嗷叫。几次叫他停手，他都不肯，让我忍一会儿，说越痛越有效果。还别说，这么一顿折腾下来，我竟可以正常走路了！先生去阳台剪粉藤，给我煮粉藤汤去火气，这样才会避免腰伤复发。

经年之后，在朋友圈里无意中看到一张介绍中草药的粉藤图片，我惊呆了！原来，粉藤是它正经的学名，不是乡下农人为了与其它植物区别开来，而根据它身上长有粉霜的特点而随口叫的名字。粉藤原来真的具有那么多非凡的功效，只是我因为它卑贱的生长环境，而不愿意完全相信它是宝。如若不是刷到朋友圈里的图片，我还无法全面认识这低调到尘埃里的粉藤。

我恍然领悟，这粉藤与先生多么相像！与先生在一起这么多年，和家人一直依赖于他的悉心呵护，他的博学多才，已融进我们的生活里，让我们习以为常。他不就是一株低调的、活生生的粉藤吗！

世上还有很多类似于粉藤的人，看似不起眼，庸常，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当你真正了解他，会发现他心怀宝藏。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都毫不在意，只顾着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驰骋，活得姹紫嫣红。

秋雨落在田间

(外一首)

王万胜

云层破了个窟窿
秋雨如一束阳光照进人间
田野里的庄稼认出了老友
纷纷伸出指爪，试图捧起
每一滴从天而降的思念

对于庄稼的心事
秋雨知根知底
它们为庄稼洗去一身的风尘
随后，与泥土融为一体
与庄稼的根系紧紧相拥
在未来的日子里
它们将与根系促膝长谈
将丰收的愿望推出地面

一场秋雨过后
田野里亮晶晶的
不知是庄稼喜极而泣
还是天空洒下了一把星星

九月的琴弦

九月是一把竖琴
阳光是金色的弦
风的手指轻轻拂过琴面
便弹走了黏人的酷暑
奏响了清爽的秋天

九月是一把竖琴
月光是银色的弦
琴声从枝头滚落到草尖
引得虫儿们浅吟低唱
为庄稼打上了成熟的标签

九月是一把竖琴
河水是绿色的弦
水中的鱼儿是流动的音符
它们簇拥着一片片落叶
在水面上扬起远航的风帆

九月是一把竖琴
秋雨是无色的弦
一首曲子洒向锦绣山河
用或急或缓的笔触
在大地上写下平凡和不凡

李成锋

在一处景点门口摄制组采访过路人，当问起一位女孩，父爱与母爱的区别是什么？女孩略微迟钝一会说道：“如果桌子上有一盘我特别喜欢吃菜，我妈会一直夹给我吃，而我爸会一直不夹那道菜。”女孩的话说出天下父母对子女们的爱从不吝惜。

不管是母爱的直截了当，还是父爱的含蓄表达，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包括日常生活，父母对孩子的付出并不存在私心杂念。相对而言，我们对父母又付出了什么？每当听到同事谈论父母之时，我会在旁边黯然神伤，昔日的美好已经远离。随着父母的相继离去，我没了回家的路。常回忆起在外

初夏的风 (外一首)

周志斌

油菜将金黄还给春天
满枝的豆荚
被烟雨无奈地举着

他侧身挤进阡陌
像是在绿色的画布上涂抹一点淡蓝
这蓝色来自天际、湖泊
或某种不可言说的忧郁

起风了。来自远方的风
与他好友般深拥
发稍上那种熟悉的气息让他短暂
迷糊——
春天从未流逝，万物在烟雨中
规整而统一

初夏的风，在拂过故乡时
一定试图唤醒
尚未下葬的老人，和那个躺在床上
紧紧抓住四壁不愿撒手的
中年男人

风过无痕。同样无痕的还有

横亘在我和故乡之间
遥不可及的河流——
四十年间，昼夜奔涌不息

等

一场冷雨后，他跌落下来
像被秋天抖落的一片黄叶

长久地蛰伏。在虫洞里
在冬天的第一瓣雪花上
在午夜
不敢清醒的梦里

春依然喧闹。只是少了一个人
情节不再完整
花儿寂寥
它们在枝头等了许久

等他揉开双眼
等他站起来，颤巍前行
等他再次深嗅花香，倾一世深情。等

这个夏天，故乡的田埂里
彩蝶纷飞。等你来
在牵手高歌时，没来由地，悲怆莫名



河中荷 郑国华 摄

从来孝顺两边生

打工回家的时刻，母亲站在村口等待，父亲忙里忙外做了一桌子菜，温暖把心里堆积得严严实实的。

最后我又为父母做了什么？父亲离世时，我在赶回家的火车上，回到家里看到躺在灵堂的父亲，我竟然疑惑了：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就连最后一面、最后一句话都失去了权限。该如何表达对父亲的歉意呢？有时总希望自己生活好些再来孝敬他们，总用工作忙碌的理由将回家看望的时间一推再推。有些事是不能等待的，时间的无情流逝让你遗憾终生，就永远困在自责的漩涡里了。

孩子是父母生命中的

一切，不只是做到了掏心掏肺。前几天，同事就说了他最遗憾的事。

同事的父亲在家里种着几亩地，母亲来城里帮着照看孩子，同事一直劝父亲一块进城，无奈父亲就是不愿意，还对同事说：“我在家守着几亩地挺好的，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一天，同事的父亲去田里不慎摔倒，脑颅出血，等到被发现时，身体都僵硬了。当同事接到电话时当场懵了，呼天喊地都为时过晚。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才告诉同事：“其实你爸也想跟着来城里，因为你们交着房贷，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房子还小，再增加一个人负担更重了，这样只会拖累你们，还不如留在村里种田多少有点收入，将来还能为孩子补贴一点。”同事听完母亲的话，心如刀割、泪如雨下。“父亲总为儿子考上大学在村子里骄傲，没承想我是如此不孝，就这样让父亲离开了。”看着同事泣不成声的样子，我心中的愧疚更沉重了。

“诸子生涯各有成，从来孝顺两边生。”世间万物并存，有着一定的规律性，虽然我们无权改变万物，但还是多珍惜眼前的时光，多陪陪父母，别留下终身的遗憾。俗话说“养儿为防老”，我们不妨从孝开始做个孝顺的儿女，常回家看看，时不时给父母送去一点爱的暖意。